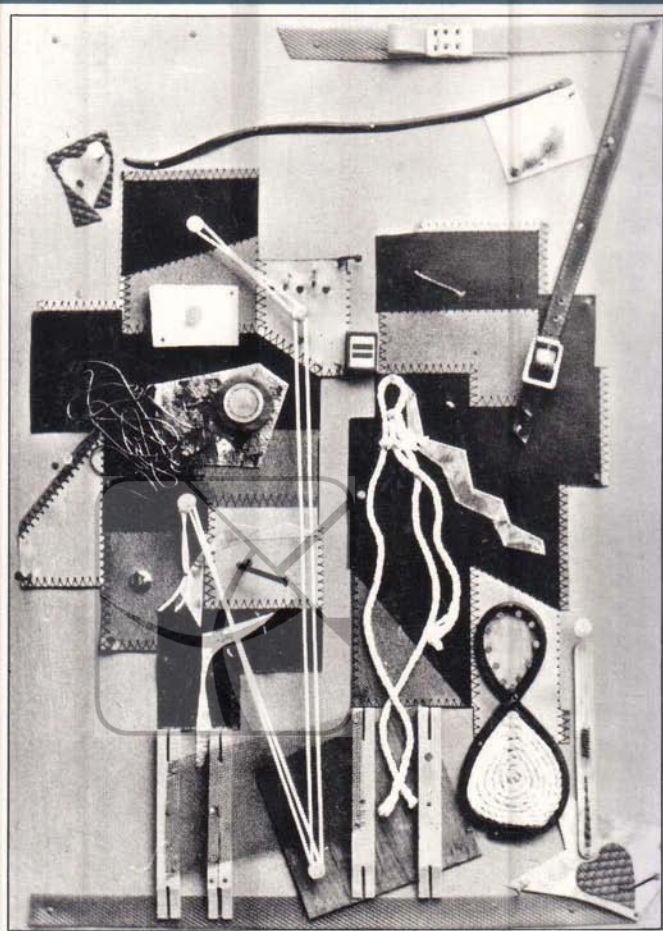




集 像 塑

洪鐘詩集







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 惠存

塑 像 集

洪 鐘 著



砂拉越星座詩社

敬贈

公元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砂 勝 越 星 座 詩 社
出 版

華文圖書目錄

總目次



華文圖書目錄



蘇州大學圖書館

塑 像 集

目 次

林武聰・冷焰凝煙

泥鳳凰・不響的洪鐘

熊維妮・退休之後，美術、音樂和詩

——訪蔡洪鐘

1	水湄	18	字跡
2	一種言語	19	小篷船
3	聽琴	20	月夜
4	泡沫	22	曙色
6	塑像	23	熱雨
8	少女們	24	絃想
10	懾惑音響	25	童話
12	綠色的音流	26	池畔
13	途上	28	街燈
14	夢境的邊緣	30	化石
16	服飾之外	31	鳥聲
17	距離	33	彩焙

- | | |
|---------|----------|
| 36 慄然 | 65 歷程 |
| 37 孩子們 | 66 聲跡 |
| 38 蟲之訴 | 67 壁牆景色 |
| 40 十字街頭 | 68 孕婦 |
| 42 兩眼洞開 | 70 浙瀝 |
| 44 破網之外 | 71 七月的風 |
| 46 噴泉 | 73 鄉愁 |
| 49 禪寂 | 74 界門之外 |
| 51 夜漫漫 | 76 窗 |
| 53 俗式 | 78 詩思 |
| 55 樂手們 | 79 慈母的白髮 |
| 56 雨季 | 80 鈴聲 |
| 57 子夜 | 82 蠹魚 |
| 58 門限 | 83 鯨飲 |
| 60 夜景彩描 | 84 夫子 |
| 61 泳 | 85 英姿猶在 |
| 62 特種音響 | 86 標本一般 |
| 63 紙征 | 87 粉飾人物 |
| 64 期首 | 88 面具之後 |

- | | | | |
|-----|------|-----|----------|
| 90 | 古董 | 103 | 窄門 |
| 91 | 潺湲 | 105 | 沙漠植物 |
| 93 | 古廟 | 107 | 笑 |
| 94 | 鈕扣 | 108 | 青烟 |
| 95 | 雨想 | 110 | 夜的變奏 |
| 97 | 色感 | 112 | 晨的變奏 |
| 98 | 音訊 | 115 | 雨咒 |
| 99 | 一山黛色 | 117 | 酒後 |
| 101 | 和平鴿 | 118 | 蝸居 |
| 102 | 海韻 | 120 | 翻翻拍拍一代後記 |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09
66	...	16
67	...	22
68	...	28
69	...	35
70	...	42
71	...	49
72	...	56
73	...	63
74	...	70
75	...	77
76	...	84
77	...	91
78	...	98
79	...	105
80	...	112
81	...	119
82	...	126
83	...	133
84	...	140
85	...	147
86	...	154
87	...	161
88	...	168
89	...	175
90	...	182
91	...	189
92	...	196
93	...	203
94	...	210
95	...	217
96	...	224
97	...	231
98	...	238
99	...	245
100	...	252



冷焰凝煙

林武聰

蔡洪鐘先生曾畫了一幅雪梅圖，畫上的題款是：「枯枝全化石，冷焰欲凝煙。」我看着黑白分明的字與畫，一下子就把這兩句話印在心版上。起初還在疑惑：雪地裏的紅焰怎麼會冷下來呢？冷下來彷彿就沒有指望了。可是，想到「凝煙」二字，却豁然有了新意：火焰儘管在嚴寒的雪地中漸漸冷了，其實却未曾消失；它正要昇華成裊裊向上的輕煙，以新的姿態詮釋新的存在。

每次和蔡先生談話，在他朗朗的笑聲中總禁不住要多想一些事。「詩，你們總是要寫下去的，要多寫呵，像畫畫，不能停下來。不停的寫，不停的畫，總會創作出好作品。」有幾次我在他簡單的畫室裏找到他，只見畫室裏琳瑯滿目都是他的字與畫，有些還是墨漬未乾的。的確，他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可是幾乎天天作畫的他，絕不是七十多歲的「老」人。記得我弟弟有一天從砂督路的週日市集回來，向我說道：「哪，我看到你那個老老的朋友蔡洪鐘，一直蹲在那兒，看着人家擺賣的鳥兒。」我知道他一定是在細心觀察，揣想着要如何畫出籠鳥眼神裏熱切嚮往的自由。一個隨時隨地都在細心觀察，創作力旺盛的人，怎能算老？想起自己一年裏只懶懶地寫幾首詩過癮過癮，若論創作力，我豈不比蔡先生更老？

蔡先生在五十年代曾於香港出版過詩集「海潮集」，裏邊所收集的作品，多屬早期新詩的類型。到了七十年代，他却在砂勝越寫起現代詩來了。據他自己說，他寫現代詩是因為常與砂勝越星座詩社草創期的幾位年青人在一起，引發了興趣。我翻開星座詩社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創社紀念刊，裏邊記載着他是顧問之一。泥鳳凰（即李木香，當時是星座詩社執委之一）曾寫了一篇有關蔡先生與「海潮集」的特寫，題目是「不响的洪鐘」，也收在那本紀念刊裏。當時蔡先生該有五十多歲了吧。以這種年齡，他還能接受新的文學觀念，以新的技巧寫詩，是叫其他年青而思想守舊的人感到汗顏。在文學藝術的領域裏，求新求變應該是最重要的精神。他的畫，很早即已突破舊框框，在題材與風格上往往能透出新意，給人「不一樣」的感覺。他曾用水墨畫抽象畫，也嘗試創作拚湊畫。一九八一年星座詩社開始舉辦星座常年文學獎，蔡先生幾乎每年都被邀請評詩。看他評詩，見識也頗不平凡。一些作風較為前衛，不容易讀懂，不太被人看好的詩作，反而被他賞識。想起來呢，藝術果真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我和蔡先生交往不深，是因為多次去請他評詩之後才多談起來。他太太是我小學一、二年級的算術老師，我稱呼她為老師，却只稱他為蔡先生，有時覺得有些生份，却

是一樣的尊敬。跟蔡先生談話，可以感覺他長期以來「游於藝」的耿直性格，真誠而不做作。這種毫不虛偽的硬脾氣，反而讓我感到親切。雖然年齡已高，他對於本地藝術却滿懷信心，堅信本地畫家與本地寫作人也能夠產生好作品，不必一味以外國名家馬首是瞻。他的這種論調或許有些人不太喜歡，我却欣賞他敢於排斥名家。我後來知道他年青時曾在上海美專受教於中國名畫家劉海粟，却從來沒聽過他突出這種藝術訓練的背景來抬高自己的身份，反而能夠積極參與年青的一輩，共同推動本地藝術，加強本地藝術愛好者的信心。想起來這應該是可愛的脾氣使然。

蔡先生曾手抄他的現代詩，輯成「塑像集」影印後分贈給星座詩社的朋友。詩社的朋友看了都同意由星座詩社爲他出版，也好紀念他與詩社的淵源。他收集在這本詩冊的現代詩寫得如何，讀者看後自有評價；無論如何，肯定他的詩可以讓人感受到一個本地藝術家的赤誠心靈。從「海潮集」到「塑像集」，其間顯示出許多的歷煉，我由此嘗試綴成一句詩：「海潮爲時間的化石塑像。」是的，時日悠悠裏，令人欣慰的是，至少還有藝術的海潮爲我們留下一些具體的存在。由此又想到「枯枝全化石，冷焰欲凝煙」。如果他耿直如梅枝的性格化爲石頭，石頭裏可還

蘊藏着火種不滅。如果他心裏的紅梅在嚴寒中漸漸凝煙，那裊裊輕煙裏可還有他的赤熱。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我真羨慕蔡先生這一類赤子之心、永遠不老的人。是的，能夠真正浸身藝術，真正尊重藝術的人，捨其赤子之心，還有什麼呢？

九二年九月



不響的洪鐘

泥鳳凰

一個炎燥的午後，叫人想起睡眠與冰的時刻，撐着擋不開陽光的傘，去叩蔡洪鐘先生的園扉，做不速之客。

前些時，艷麗的紅毛丹壓彎了樹枝，這回都已不知去向，還記得第一次來拿畫參展時採紅毛丹的情景。

蔡先生的園子挺別緻，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精心佈置過，幾塊破銅，幾片爛鐵，幾團巨石，在他手下敲敲打打後，就變成可愛的藝術品。園子里有殘廢的輪子，掉了柄的廢盛器，不知他怎化腐朽爲神奇，醜陋的也好看起來。

大門口，放着一張逗人驚喜的有背椅子。蔡先生說：那是柚樹的旁枝搭成的。真正做到廢物利用，而又能登大雅之堂的，應該是他吧。除了一把斧頭，一支鐵鎚，幾枚鐵釘加上一幅靈思外，還會有什麼呢？我們會覺得稀奇，會不由自主地讚嘆，但蔡先生說：「沒什麼，興趣而已。」

在文壇的老前輩中，肯與後輩融在一塊而又不自驕的，實在不容易遇到，能與隨和而又有自己的蔡先生碰在一起，大家都感到有可遇而不可求的喜悅。

在年齡上比較，他至少長了三十歲，但在待人接物方面看來，他無異是將我們看成平輩，這對不拘禮節的我們來說，是最好不過的。蔡先生不止健談，他的話很接近我

們，最多也不過是幾年的距離而已，分野不大。年代的光影，同時投射在他與我這一代，經過吸收已消溶後，反射出來，那種形像並沒差到那裏去。

蔡先生的興趣是廣泛的；詩、音樂、畫、園藝，使得他的先活充滿顏彩的氣息。在文字與圖畫中自我教育，在音樂中陶冶性情。除了在學校教導下一代外，在家中，他創造了沒有銅臭的這些。

接見我們時，他永遠是那件直條睡衣，半卷雙袖，笑咪咪的神態。牆上掛的是幾幅富有紀念性的拼湊畫與國畫，室內一角是唱片：古典的、現代的，擺滿一處。

蔡先生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年前）出過一本詩集：「海潮集」，收在集中的詩是廿幾歲時的作品。他在後記中說：「這些是我十幾年來生活的片面速寫，情緒的浪費；現在把它結集付印，算是給它一個歸宿！」

「有時想起過去的友人，我有什麼方法好把想說的話傳達給他們，就算拿這些詩篇紀念他們，紀念我逝去的青春。」

「別來祇剩幾枝畫筆，一束樂譜，和一顆破碎的心；還有一條詩歌新路，我正在開展中。」

這些話雖是在我還未出世時說的，但現在看來，却有貼切的地方。蔡先生的詩代表三十多年前的那個時代，

雖然是很片面的，但有它的內容。經過時間的洗滌，却仍有許多耐人玩味的句子，試看：

哦

原來是月光負在背上，

我們累了，

暫在樹蔭卸下；

輕輕地，

輕輕地。

——影——

短短的幾行，我們看出靜態中的動以及動態中的靜。這兒的「負」、「卸」與重疊的「輕輕地」均給出強烈的動的感覺。但，這種動是輕靈的，似乎是一碰即碎的。

世事如白雲的流動，

看呆了高塔。

——塔—— 一九三七年

這何嘗不是偶得耐嚼的佳句？比喻的恰到好處。這裏的塔也就給人化了，顯得生動。

秋天已是大家所熟悉的主婦了，
花園中早沒有空的位子。

——秋天——

以及：

這河床，
遂增加了陰鬱的深度。

——街——

和：

清道夫知道落葉的重量了，
他掃！
他掃！

——秋巷——

這幾句都先點出整首詩的主題與題目。看完「海潮集」，第一個冒出腦海的念頭是：他的詩多是以題目說明了主題，內容代表了題目。

蔡先生說：「詩不是寫給每個人看的，創作時無需顧慮到讀者的胃口與容量。假若要做到文盲也懂得地步，就不如不寫。大眾化固然好，但讀者的欣賞能力各異，在知識份子來說已夠大眾化了，但那些只有看報能力的人却恐怕無福享受。所以，一首詩，難懂或易懂，讀者與作者都必須負起責任。他說：詩作者不能爲了要去適應讀者而放棄自己的創作動向，相反的，應當讓讀者習慣，讓他們多動腦筋思考，否則，養成懶性以後，就是寫一首平鋪直叙的詩給他，他只草草看了前面幾句，就會拋開大嚷不懂，不懂了。詩，不同於散文或小品，不是看一遍就能看個徹底的，還得慢慢推敲，就好像古詩人白居易的詩雖被稱爲「婦孺皆曉」，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的詩多數於四十年代在中國寫成的，其中大都是寫景抒情。且錄下一首「枕上」：

一塊浮雕的木頭，
有年輪的花飾，
它會隨波漂去，
又會隨波送回，
是古代的鑿木舟，
是海鯨的脊背，

深夜的噴泉，
彼幻像對準幻像的相併；
毀滅了，鑿木舟沉下去，
鑿木舟浮沉翻覆，
早晨主人醒轉，
枕上收拾沉重的頭顱。

還有「傍晚」中的：

我聽見雨後的風，
竄過稻叢時的騷動。
你美麗的夜遂展開。
燈亮的翼，翩翩飛舞，
於黛色的林蔭街巷，
招引我訪問詩人的家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

蔡先生說：「人家指你寫的詩難懂你難道就相信了嗎？這也許是毫不負責任的話，不要被嚇倒。其實，那一個時代的詩不是有其獨特的面貌，唐宋大詩人的詩，及近人魯迅等的詩，就人人能懂嗎？詩，是詩人自己的語言，與普通人的語言不同，有些人喜歡標榜什麼系，什麼派。這實在是太無聊的事情。時序更換，「五四」時的詩人自以為很了得，但在現在的詩人看來並不。而將來的人也會以

這種不以爲然的眼光來看這時代的，是不？」

的確的，蔡先生收在「海潮集」中的詩距今也近四十年，我沒有完整地喜歡任何一首，但有好些詩句是我衷心想唸上幾遍的。除上面錄的一些外，尚有：

青山背着暮雲走，
一切都失了亮。

——別——

伊人髮的林 藪

——扇——

潮汛泛來家園的一片綠，
我用眼裁就幾葉帆舟，
並以浪沫的綫繫住，
暮春的海遂有我垂釣了

——潮——

破碎的船骨狼籍着，
說是海神宴後的殘肴

——海濱——

風是平靜地豎直
黛色的烟幕

——黃昏——

蔡先生的幽默話可真不少，只要與他在一塊兒，準可以聽到你感動的話語，可惜，近來作訪問不喜筆錄，全憑記憶，許多可學的話都給忘掉了，真該死！敢幽人之默，也敢明諷暗刺，對誰都如此，聽了蠻舒服的。他說：那些庸俗之人，多跟他講幾句，都覺得懶，徒花氣力而已。

他的近作：「星」，是一首諷刺詩，他自稱為打油章。許多人都給罵到了，真痛快。

問他：「後記中你說你正在開展一條詩歌新路，那是怎樣的，打算出書嗎？」

得到的答案是：「別再提了，那是以前的想法，現在已過去了，搞的東西太雜，反而不精。我雖叫着洪鐘，其實根本不響，但不響也得敲下去啊！」他又幽默了。

要不是笑得差點睜不開眼，我真想將他的一些缺點和短處也問出來，免得只說好話而已，什麼也沒帶走，除了一些話和一株好漂亮的仙人掌。

像秋紅說的：這一席話，又可將自己豐富幾天。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日

訪蔡洪鐘

熊維妮

退休之後，美術、音樂和詩

他說：「論金錢，講財產，我並不富有。但在精神上，我却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可以揮霍的大富翁。」

陽光好和煦，風好斜，是在十月裡的一個上午十點鐘，我找到了住在跑馬路的蔡洪鐘老師。蔡老師好和藹，和小輩如我也談得挺津津的，完全不像小說中所描寫的藝術家，那樣怪怪，又那樣吼人。

想從蔡老師那裡知道多多的東西，但在這急促的談話中，在這趕着稿的當兒，於是，就有了好多話好多話還沒說，好多好多東西寫不出的感覺。

打開話匣子，是在蔡老師追述起幾十年前的往事時。

他說，在中國大陸的上海美術專門學院畢業後，便於一九四一年前來南洋，起初是在山芭地方當小學校長，後覺得所學的比較適合教授中學生，同時也應老中中校長林從周之聘，遂就當任了老中中文科同藝術科教師。

時間這麼一幌，不知不覺在老中中八年，在一中二十年。時間就這麼過去，蔡老師說，教書這麼幾十年，却感覺時間像一溜烟那麼快速，在鐘聲的叮叮噹噹中，幾十年也叮叮噹噹地消逝了，但有時候，也有渡日如年的感覺，那就是學校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比如在老中中鬧起兩次風潮，那一陣子，時間就像蝸牛在爬一樣。

從事教育工作這麼悠長的時間，蔡老師說：一般上來講，對音樂圖畫有深厚興趣的學生，大多數是成績較好的學生，因為他們學習態度較認真和積極，當然，成績差的學生也有在音樂圖畫的表現上顯得特出，而蔡老師所希望的是，對圖畫音樂有興趣的同學，在離開學校後，無論是繼續升入大學專門學院深造，或到社會工作，都應該繼續對這方面努力，以提高本地藝術水準，另一方面，亦可藉此把生活調整得較圓滿。

蔡老師不但畫圖畫著名，對音樂有相當的造詣，而且我知道他在文學上的修養也頂棒的。

問問他為什麼對藝術有這麼濃厚的興趣，為什麼對藝術的興趣，數十年來有增而無減呢？

蔡老師在聽了我的問題之後，彷彿又回到年輕的時候，他說：在唸中學的時候，就喜歡看文藝著作，暇餘彈彈鋼琴，作作畫，興趣就這麼濃濃的。中學畢業後，在環境的允許下，便升入專門學院，修讀的也是藝術，畢了業，學以致用地投入教育界擔任美術科教師，就這麼一邊教又一邊學，向來都生活在藝術之中，興趣於是更加濃厚了。

『一個生活在藝術領域中的人，對於一般不在藝術中生活的人，又帶着怎樣的眼光看待和評價呢？』我問道。

蔡老師回答說：『由於個人環境的不同，進而修養也不同，我不能以我的生活方式做標準而去批評別人，但却

希望，有更多的人培養起對藝術的興趣，提倡並發揚藝術。
。』

一九五三年期間，蔡老師出版了一本『海潮集』，之後停了一段時期，把時間放在作畫上。一九七〇年，又重新提起筆了，捕捉住思想上的情感，他說，那是被當時星座詩社青年現代詩人所刺激的。至今，所寫的詩多趨近於現代詩，而我也相信，他已準備將近年來的作品在挑選好後，再出版詩集。

蔡老師在藝術上的興趣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據我在學校唸書時，就曉得了蔡老師的圖畫曾使班上同學（尤其是喜歡圖畫的同學）感到驚嘆而近於崇拜，而我也覺得蔡老師在圖畫上的成就與心得，比其他方面更加大。

蔡老師說，他正規學過西畫與中國畫，但他却多方面去嚐試，所以，最近以來，作的是西洋畫像意味很深的拼湊畫。

蔡老師在闡述他個人對於作畫的見解時說：單單畫一種畫，是不能感到滿足的，因此，就多方面去嚐試。他又說，參考名家的畫固然是促進本身在畫方面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一個畫家不能只會模擬而不會創造，所以，在參考的同時，還要表現出自己的個性與地方色彩，這樣才能表達創作性。

「拼湊畫是否能激起本地觀眾的興趣而流行起來呢？」我有了這個疑問。

蔡老師回答說：「給本地欣賞圖畫的觀眾一種新的觀念，但却不能流行起來。」

他又說，圖畫與觀眾的欣賞能力及水平距離太遠也不好，而必須與觀眾打成一片，這樣他們會比較容易接受。拼湊畫的不能流行就正如不能在此地標榜畢卡索的抽象畫一樣道理。

問問蔡老師在退休後，又有什麼打算呢？

蔡老師說：還是照舊地作畫，寫文章，或收幾個學生教教，或與有興趣的人一起在藝術工作上作更深的探討。他亦語重心長地說：「我雖然退休了，但對學校却仍然懷念，對學生仍然存着希望，希望他們不忘記努力，盡量發揮他們的天份。」

一個從事藝術工作者的心靈世界又是怎樣的？

與蔡老師這麼小談，當然要洞悉他的心靈世界在這一瞬間，是不可能的。

而他告訴我說：「一個從事藝術工作者，生活的際遇如果太平凡而沒有刺激，太風平浪靜的話，他便不能深刻去體驗進而做出有深度的作品。」

他強調說，心靈的世界中有刺激，有痛苦，對於一個從事藝術工作者，無異是一種啓迪，一種刺激。

X X X X X X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蔡洪鐘，總感覺到 he 是一個好快樂又活得好愜意的老師。今天他的一番話證實了我的感覺是正確的。

那是他說的：「論金錢，講財產，我並不富有，但在精神上我却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可以揮霍的大富翁。」這不是也正如齊白石在其一幅畫上，曾這麼題着字：「三百石印富翁」嗎？



圖一 竹筏，在

江面上

漂流

著，兩岸不

過一頭一尾

的幾千幾百

人，竟敢

在那裏建

不設上下的

百三三三

我，竟敢

他在路邊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心，竟敢



中，我開始擔心，我開始

感到一種壓力，這是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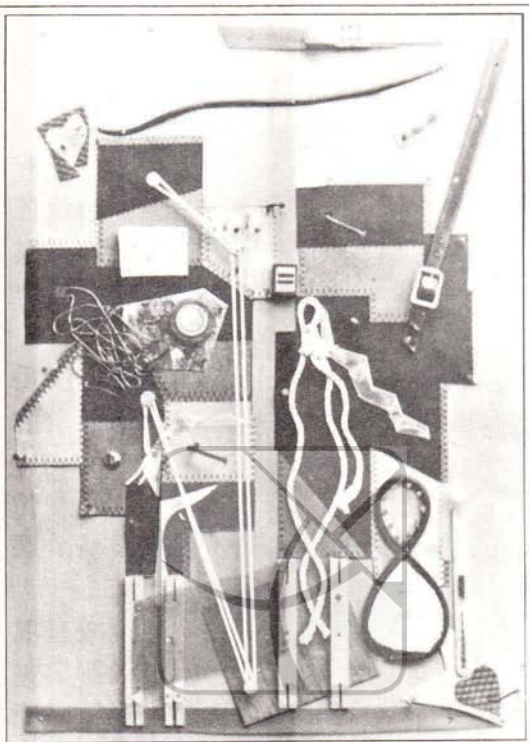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來自心靈的壓力，一種



塑像集

洪鐘詩集



壁 像

三

水 湄

若魚泳
搖擺其金色的腰肢
在眾瞳的視幕裏作態

伊是水做的閃光
在你的臂灣的邊界投觸

於是你
願化為柔柔的綠藻

於是你
被喋喋的沫韻
泡蝕了半生的月色



一九七四，十，四・午後

一種言語

你的纖指是一種言語
描摹花枝迎風
蓮瓣影搖波粼瀾漫幽香

沒有刻板的圖式
任意展開美姿 在空間
在我眼瞳的湖面

啊 僅在節目表演精采時
你發掌聲宛若輕叩玦磬
卻震醒了禪定水上的山雲

一九七四，九，八

聽 琴

而仙姬的指尖輕挑
古琴的絃音
自雲端瀉落人間的深淵
我宛如一隻照水的痴鳥
碧波的濺珠
濺落緬想的殘朵

為鬱綠的午後
綴一壁古色的陽光
我是一尊陌生的影像
當你的跫音自絃上
跨越過我的耳空
當你的幽韻頻頻傳播

一九七三，七，二十四・午後

泡 沫

圓脛調制的泡沫

在水湄

在沙灘

朵朵駁彩鮮麗的姿影

浮沉在瞳際的激流裏

閃爍明滅

那一片帆

曾揚過青春的旗幟

在夢裏

多情舟子的驪歌呢

已無紫羅蘭的香巾

在岸旁揮着

也無柔雲的手臂近前圍繞

僅有茫茫的霧散佈淒清的冷
而他正在追隨憶念的足跡
尋找一灣裏的一個泡沫

一九七四，十一，八・午前



塑 像

一種發光體的輻射
一種金屬在鏗鏘
激動的風響
瓣朵珠露晶瑩

夢似的忻悅得失
自牆內外劃分
兩個世界的景象
戰爭與和平
不全在牆內」

繁殖郊野市街
庭院廳堂
誰在傳播不寧的唆言
柔雲陷落
雪泥融化
直至川流
呢聲蜿蜒而去

在寺廟
在殿堂膜拜頂禮
或者豎立框式
或者塑造一種邪惡凶相
令人懾伏

苦惱悲哀以及歡樂的珠串
在歲月的經誦裏摩損
有若一環無休止的休止符
一頁晦澀的史詩
誰能領悟其真諦

有若一面無字的碑石
牢豎在徒衆的護欄裏
誰敢斗膽來塗刻異端的圖文
當貓頭鷹聒叫瞪目的深夜

一九七四，九，二十四・夜

少女們

幾朵輕盈的
夢囈
嬉綻
熹色的笑靨

一道清流的
亭影
冲激
鏗鏘的時日

說是牆頭的果子
漸漸晃朗
掛着
一種果紅的幌子
在風中
標幟一種郁
誰能以捕風的手
誘捉

誘捉一程腳印
以及遠景

一九七四，十一，二十三



懾惑音響

擦過照壁
輕而潤滑的笑聲
婦女們
舞影翩翩
舞步蹣跚
快旋近你的耳廊
緊扣節拍
成為懾惑的一叢音響

開始是
一則神秘的夜談
啄木鳥殷勤敲打胴木
星星竄近眨着怪眼
無若原始森林蓊鬱的誘引
誘引探險者的立體聽覺
精微諦尋
蜿蜒音流的原泉

那忽遠忽近鼓誦的激浪
以及部落的野性
自火堆旁燃發
縱使遍野突然
悄寂如死蛇之窟
卻是
仍有綠蔭底下洩出的
幽響唧唧
唧唧若蟲嚙鳴
瀰漫隙空孔隙

一九七四，五，十七

綠色的音流

青叢裏鳥兒在練習渾圓的滑唱
各樣的階音裝飾花腔
如溪流的水花冲激苔石
綠色的音流在抒寫幽情韵句

遠遠的有朵白雲在傾耳
山谷裏已抹上瞳瞳的紅葉
艷紅如激動的情眼
景色恍惚亦如佈霧般的迷糊

鳥聲之外什麼都很迷糊
迷糊的錯雜噪音飄成一道熱浪
你如是泡在浪裏戲水的人
該不會被市囂鳥語譴斃

一九七四，七，十五・午前

途 上

逐我入空濛的隙縫
走入暗蔭
蒙首遺忘背後的燈影

腳步踩濺追來的激滴飛芒
在這初醒的途上

夜歸人
你的兩腳可是輕雷閃閃

閃入簷下淅瀝的音網
宛如路過的
挽不住歌聲的漂流

無意間順腳踢起一曲廣播
雨濛濛

一九七四，七，十・夜歸遇雨

夢境的邊緣

一種菡萏的唇瓣在顫抖
抖綻露珠的光采
嫋嫋的枝葉飄翠
召喚着那人的諦視
欲沉在水湄的柔雲裏
掬取一面沁涼

恍惚觸及
觸及霞色的綿軟
乃有綺念昇騰
自你閃亮的眼瞳

滑過一程雪意
步履回旋
依依迷失
迷失在美麗夢境的邊緣
也許
你若一塊偷情的碑石

被許多花朵踩過
被種種的呢語嚇呆

一九七四，九，二十・夜



服飾之外

她自從知道裝扮以逗引路人
投給新鮮的愛悅的眼色
而神化自己以來
腿臂便更具有自然的嬌媚

襯托雲朵的纖白
焙制魄力的芬芳
如烟霧
抖散在街巷園林

她卻不知服飾的價值已經跌落
人們常對維納司的裸像膜拜
人們也對她的身影塑造
塑造更完整的美

但 她往往垂首而過

一九七五，一，九・夜

距 離

河畔的倒影
不能比擬
鏡中的白雲
不能掩飾
伊瞳的亮光透射
烘染着羞怯的紅暈
在他側臉擋住視綫的剎那

這不屬於誰的美麗
稚氣的
青春氣息的
傳佈着
一種熱
以及
蝸牛距離的冷

一九七四，九，三十・夜

字 迹

她把流水的琤琮寫在紙上
紙上的雲朵落在水中蕩漾

網羅記憶的筆竿垂掛
昔日美麗的浮影是片片飄葉

他在葉塚上燃點炫炫的篝火
把曖昧的愁緒焚成灰燼

塵烟黑點飄落在雲朵綉瓣裏
僅他識得那字迹具有萬種風情

一九七四，七，二十・午前

小篷船

小篷船靜靜地躺在內河裏
篷下蔭護着一個流動的家
炊烟自河面蜿蜒若翹首的錦蛇
把落日的霞焰舔咽得失去光彩

粼粼的水波噙住美貌的倒影
小小的篷窗關不住思春的時辰
姑娘的衣裳曬在月光星子下
夜深的語聲應和水聲更幽更沉

一九七三，一，五・夜

月 夜

月亮自那一家露臺上的
俏臉夢遊而過
趨近他獨步的跟前
帶陰影的樹木
也讓開一條路徑
瀟灑地灑落他身旁的花朵

那帶稚氣的女郎已關閉了園門
伊臉上濃濃的月色
也漬染在燈下的信箋上
唉 一葉風聲一朵的花影
卻沒有在白紙上
留下什麼痕迹
祇有那蒼白的
少年的輕輕的口哨滯留
滯留在附近的樹蔭
薄薄的宛如許多夜月影的堆積
終有喜訊捎來的時辰

伊會推窗顯露伊臉上淡淡的月色
該將那少年珍存好久的月影
融化

一九七四，七，十三・夜



曙 色

小鳥叫亮着性愛的呢語
好聽的情歌 在清晨
在綠蔭垂掛露珠之間

他們蹣跚在風景的途中
手執着汗熱的手搖幌
河畔倒影舒展美姿

那一個先自雲端奔越飛潛
追蹤者表演着擒縱的身手
他們也許都掉進曙色的陷阱

一九七四，七，十四・午後

熱 雨

鎔鐵的鍋爐

傾瀉黑夜的哄叫

鑄着一面熱天

總被罵醜

不禁鏡照閃電的淚痕

噓斜檐角的鬢白

珠花扔散

仍出不了這一口冤氣

嚎喊吧

音響激濺叢瓦

擊破喁語

你們的衣冠

何不解下

造型一若禽獸

一九七四，十一，十一・夜

絃 想 雨 燕

大提琴的絃響
如磨坊的風輪
輪轉沉沉的軸語
在黃昏
一簍金色穀粒似的心思被輾磨

鳥兒聚聲
剝落了青色的幽嘆
拖扯一縷縷糯白的雲
一縷縷瀉下的米雪
堆積在我敞開的眼倉
啊 誰在舉起孤靈的棒
敲擊悽愴的音響
恍惚有絃泣的影子
如碎屑
如碎屑飄散風化
我遂有碎琴的冥想萌生

一九七四，二，十三・午後

童 話

像猿猴的聲音掛在
空際蕩鞦韆
你是守在森林裏的
一個耐心的獵人

欣賞着
他的身影
但不欲驚嚇他的靈巧
以及活躍着的想像

他的臉
是一幅多彩的
抽象畫
逗着你也來幾筆甚麼曲直



一九七五，一，十四・午後

池 畔 詩 童

綠雲正悄悄飄過
掠走葉上的珠露
白色的菡萏徐徐地
涌動着雪香的意態
七月的熱風蕩過
池畔嫋嫋婷婷的影
融化不了
那女孩投過無邪的笑靨

你曾在鐘聲中捕捉
一點幽美一絲憂鬱

花朵不為昨日的蛱蝶綻放
她今日孤寂地佇立在那兒
也不為誰的眸子
留下些什麼
每次鐘聲傳來一串感喟
也許化成白蓮的
那女孩祇為

來日的展放輕抖粉瓣
而那朵蓓蕾的仰望也已消隱
也許就在你的背後

一九七四，七，二十四・夜



街 燈

貓瞳反照
夜裏
一朵朵鑽光
附在薄有倦意的路人腳上

那許多輪以及腳
踢出滿齋星子
而星子的媚眼
祇為燈蛾拋擲

恍惚有無數的網
網捕着無數的黑暈的鏡
自欲醉的剎那華顏
也投在鏡里閃爍惑人
閃爍的
一片又一片
剪影
躲藏在竊夜的諸君背後

街作見證
他們若貓眼裏的驚鼠

一九七四，二，十三・夜



化 石

腿豎直
成迎風搖幌的樹
腿蹲曲
成山谷幽邃的洞

大理石的光滑面
你要在那兒刻些什麼
要在洞壁雕琢圖文呢
或者什麼都不要

或者祇在看樹
看洞窟的影迹變換
感覺雕刀已生鏽

以及
斑駁如化石
如僵冷的柱

一九七三，一，十二

鳥 聲

曾經有鳥聲穿耳而過
耳空裏的雲朵編織着複瓣錦簇

鳥兒
你的聲音若髮絲的樂絃撫奏
窗外遂多綠色的音符跳躍

讓我的山巒鋪平
讓浪濤湧進河床

你的小翅膀駕帆飄揚
飄揚在我遙遠的
眼湄

陽光
依然在午後憂鬱
就因為聽不到口哨吹自樹縫

養 鳥

惟有你趁寂靜無人警覺的時光
偷偷地輕輕地
把喜悅的果子踩落

唉
誰要嘗嘗你留下的山果

人們都忙着追逐烏雲和黑烟
在壁立巨大的屏障的那邊
把你珍珠似的忻音阻隔

一九七四，七，六

彩 焙

閃着一束黑亮的
微間噓息後
沉寂
熱風顫抖空間的隙縫
鑽
鑽出
樹之影
風底期待

陽光彩焙着
一面熾熱的臉

兩片黑邊玻璃架着的
萬花鏡
圈住大千世界投入
她
她的視覺惘然變化
經過十幾個春天的好奇
探尋喜愛以外的



世故蝕不了詩的描寫
筆鋒挑露了內裏的
妙

瞧
第一眼景物涌來
陌生的目光掃過
她
她本能地舉着手
掩護
掩護着
有趣的起伏的
不是丘陵

不是溪澗

不是
不是披散稻香的秀髮

不是不是
稚氣而又倔強的眼睛
和易惹麻煩的
小嘴唇

一九七二，五，十四・古晉
此作寫致 L 詩人。原題印象



慄然

僅那麼一閃蛇身之後
我閃目於市陰下的廊柱
慄然
感覺繞身的窒息
以及麻木
以及霎時失去知覺

那條盤樹的伊甸園之蛇
翹動着焰舌
舔紅
蘋果的膚色
引誘亞當嘗口犯罪的滋味

而夏娃
卻跟着蛇蜿蜒而去

一九七三，三，三・午後

孩子們

孩子們的歌聲
繞成一圈圍籬
春天就在籬內籬外
佈蔓牽藤

葡萄的歌串纍纍
如節拍垂落
孩子們喜愛
就張開嘴巴把它吃掉
飛鳥們路過
驚喜這兒鬧哄哄嘩嘩叫
趁機啄了一顆又一顆
躍上枝頭去咀嚼

這顆顆聲音的滋味
想不到是這樣的不酸
也是狐狸說過的那一種酸的
絕對不會錯

一九七三，一，九・午後

蟲之訴

一聲聲
叫夜連續地迷惑
黑沉沉
星子露出一縫晴
被風噓散的雲遮住
靜悄悄
祇有你淒淒地吹着
吹着單調的口哨

燥悶的氣流
浮溢樹蔭
要投降
就投降在你的
黑色的聲網裏
舉起雙手
掩閉着
徒喚奈何的耳朵

一絲絲
一絲絲
教夜不斷地皺眉
那無可抗拒的細語
嘶啞又憂鬱
帶泣的傾訴

串串時間的珠子
散失無踪
再也檢不回來了
再也檢不回來了

你便一直數着
珠珠珠
珠珠珠
聊慰寂寥

一九七二，七，三・夜

十字街頭

街燈 噴泉 圍欄
交投一幅迷人的網
金色的夜和暈臉的醉氣混合
絲絲黑的花髮抖擻
為雲的胸霞的膚抹些辣味
走私藏入地窖

多變的色澤
多雜的氣味
令按耐不住欲嘔的
十字街頭
嘔出
許許多多的渣滓
是男性的眼珠
如蝦的手
攫取葷腥的牝肉
傲然卸落河岸

而被冷落的櫥窗
時露現皺臉上的妒色
一一計算
那街頭網人的網
已網住了
多少夜遊的衣冠
也網住了
擁擠後的疏寂

到深夜祇留下了
單純的霉味時
卻有
躡足走過
十字街頭的
一隻貓
咪了一聲

一九七二，六，七・夜

兩眼洞開

荒草淒迷
你的兩眼洞開
讓野塚的燐火繞飛竄入
竊取絲絲人氣溫熱
你的軀體已被鬼魂佔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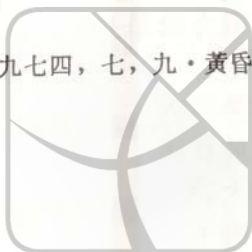
當無影子的你躡步
在市郊的埕地裏
看人家清明祭掃
唉 你的墓碑立在那裏

你的聲音在他人的哭聲裏恍惚
你的肌膚在誰的屍身上融化
而且被他人錯認來祭奠
分享一杯淡酒
一鉢冷羹
也有冥紙可用來買路
逍遙陽世陰間
且在大白天

嗚嗚和鬼叫
嚇不倒人的
倒嚇倒了自己

當你的兩眼洞開
空無一物時

一九七四，七，九・黃昏



破網之外

窗上反射一團玻璃的太陽
在早晨
在夢被擠落床邊的那一刻
雲朵補綴藍天的缺口
鳥兒暫時噤着對罵的高音
讓我的呼吸瞄向樹縫
召喚昨夜遺失的星亮

我既是被夢釋放
之後碑立於日間
我既是喫太陽
而流汗於途上
我的風景僅是一面可喜的破網
在網內仰望梵訶彩繪的陽光
有時也啜飲星月浸過的流泉
許多浮動如標的人
往往在排陣圖
我也許像一隻探陣的遊魚

穿越陣隙
有時卻把自己的影子追趕

在早晨
隱隱聽見那特許掛牌的野狗
在恐嚇着誰
誰的貓的貓眼裏的誰在呼叫
鼠的城鄉已無鼠踪
貓兒祇好爬到樹上聽鳥歌

而我可說是被鳥吵醒
去幹活的
一個活標本

一九七四，四，三十・午後

噴 泉

所有的樹色都淡了
日影拋一個媚眼
便被會發聲的冷瞳擲回

附近的麻面建築物
生硬作狀的諛態
路旁的烟氣樹木的綠唇
時送膩言召喚
自作多情似的
以及一群緘默的石像
呆着
或者靠攏身影
都被你美色玄冽凝住
潤濕光采的垂絲散髮
你無暇梳理
卻在藍色的穹幕下
恣意裸浴
沒有理睬誰在窺視

沒有傾慕誰而以柔荑示意
路過的偶然也會駐足
看看你

你的野性是屬於高貴的那一種
你曾被石像們奉承
已寵成一腔冷感而且典型
趨近你的
他們的情焰往往冷化怯縮
深夜
悄寂包紮了都市隙孔的風景
你也會喃喃自語
若一檢拾落葉的老婦
歇息在慣常的座落
瑟縮的愴態
剪貼
在燈炬的亮幕上
若等候誰來欣賞

誰來奉承美語
誰會傾慕你而來贈予情愛的長箋
以及禮飾
清晨
你自惡夢的柵欄復活
依然是以美麗驕人的姿態容采
展示



一九七三，一，八・夜

禪 寂

黑夜
牢牆圍困
你在數牆上的駁痕

隔牆有狼嗥
有蟻笑
有點燈尋找失珠的狐狸

儘管他們擾攘終宵
你的牆上風景依舊
你的心懷漠漠依舊

打從星光墜落的剎那
你跌坐至鬚眉皆白

曾自寒雅叫暮
至驚蟄淒鳴夜闌

建 聯

而鬼火逡巡
人聲騰沸
鼓樂喧闐

直至夜色漸淡
曙色漸顯

而你仍在垂睫入定
若一老禪

一九七四，六，二十九・夜

夜漫漫

夜漫漫
露天食攤的氣味
覆蓋在疲色的人臉上

唇齒雖醒
卻被餐點漸漸催眠

祇有影子們
呆着動着

且被鋪築在通往生的道路
也被鋪築通往幽冥

城鎮樓牆
日夜豎立
日夜坍塌
你宛如古城龐貝的居民
曾被覆蓋厚塵



星火烘癘
千年之後
被人發掘

依然是
手執杯酒坐着
面街惘然的樣子

一九七四，六，二十七・夜

俗 式

精蟲們納入習俗的模式
孕造後代哭笑的娃兒

在不同陽光的搖籃園地裏
綻開異彩的芬芳靨瓣

祈神賜福
以及驅邪避崇的儀仗
把人們的世界點染神秘
神秘的色彩
愚誠的行列
可愛而又可憐的引導

當骷髏被火化
當屍體被棺柩包裹
遂有形形色色的押解
這也是人間最後一次的愚弄

友 益

而尚活着的
還不是常常在愚弄自己

一九七四，五，五・午前



樂手們

衆絃的手奏出生的韵律
在風塵裏推舉
一幕繽紛的世界

你在趨步繁華
探察被冷落的側影
將歡樂彈成無奈的苦笑

吞噬自己的音響
悼輓地獄的座滿
已無隙地可以投足

且將靈魂飄泊在空際
直至掉落
直至堆疊在前人的骸骨上

而你舉向天堂的手勢從此下垂

一九七四，十二，一・夜

雨 季

雨季送來豐滿的油綠
姿立窗前沐浴
珠葉砌成的池塘
有精緻的波絃嗟嘆
有淚滴敲漪面的愁容

憔悴的白花
已不敢邀蝴蝶前來伴舞
竟有淘氣的小鳥
換腔語調說詞
卻不理是誰在學腔叫唱

祇有路過採果子的孩子們
絕不領情雨季呈送的陰鬱
他們以狂放的姿態
唱着叫着鳥歌一樣的淘氣
衝雨而過

一九七三，十一，八・午後

子 夜

月光髹刷新的蒼白
在古舊的壁牆

我以咳嗽加喘息
裝飾這寂寞的子夜
并以眼鏡裏的模糊的眼
看燈光在床頭擠眉

書頁中的幽草香花
已被麻木的手壓斃
赤裸裸的靈魂就高坐在天花板上
看我在看他哭泣

而蚊子卻偷偷地狠狠地
螫我一口又一口

一九七四，五，二・午前

門 限 門 干

因為祇有肢體承住染色的靈魂
你就呼喊
以聲音把貪婪的獸瞳誘引
搖擺着城市陷落的姿態

而誰也無法抗禦的
那一面金色鏗鏘的女神鼓擊
擊醒霓紅燈畔的
許多彩暈的胴體
蠕動生姿
之後濃縮
成一顆顆圓珠滾落
或者躍跳
進入高樓的隙縫中消失
因為高速的飛輪盛行
新聞和記錄亦如被風吹散
追雲的手腳伸展
在攫抓那疲憊的魂體

在悲哀和歡樂的門限
你卻走錯了門

你也忘了生的過程
也沒有什麼哄動的說詞供人記述
當太陽煮乾了熱情
巨廈的陰影
也許為你披戴黑紗
你的呼聲似雪
漸漸埋沒了自己

一九七四，六，二十八・午後

夜景彩描

鷺鷥的玉腿為街燈裸露
貓頭鷹的美目為夜色開啟
麻雀們圍繞在糖果攤旁喁語
而饞嘴臉的猴子架腳在欄杆上饞視

多種彩紋魚悠遊現身櫺窗
雙雙龍蝦攜手攀緣峭立的岩柱
水牛的蠻角擋住貼壁蝸牛的視線
而家狗的尾巴亦在門縫外搖幌旗幟

玫瑰花用秀髮編織的葉片來襯托
綻瓣的露香刺激着氣孔垂涎
各式時裝的色澤誘引姹女們喜愛
而閃光的鑲飾不過為盜心的人展示

一九七三，二，十四・夜

泳

長方池裏
孩子們競泳的日子到了
這日子
好飲水
好曬太陽好喧嘩

擺動泳姿的身子
泡上一個火熱
都溶解在藍色的染液中
這是一課忘憂的鍛鍊
教室裏的文字形態
如蝌蚪老是泳不進眼窩裏
他們就在池中表現捕捉
捕捉波紋
有那麼純熟的技巧
也露出一手
蛙的突破成績

一九七三，二，二十四・午後

特種音響

有一種浪濤滾滾的聲音
自底下的座落推涌沖擊
沖擊壇上的苔綠石像
以及列擺着的多尊款型

祇欠海鷗低飛攪魚的飄影
卻有燕鳥在檐角驚訝喁語
今天又是孩子們聚首一堂的日子
他們好像忘記了有那石像和隨從

而石像們也好像忘記了他們
恍惚是在灘岸相當距離的地帶
彼此呆對着欣賞着另一種境界
境界裏的佈霧似的模糊音響

一九七四，四，二十二・午前

紙 征

紙摺飛機轟炸出一堂哄笑
俏飛男們對準處女林之髮投擲
在燃燒的午後
熱帶氣流中
波動着一種
微妙的神經攻勢

假如書頁是
一紙鈔票的誘降
在市場
在愛情的鍍金所
用來征爭一場緋色的勝負
也用來消耗剩餘的戰略物資

惹得淑女們
心跳
或者架起高射的眼白

一九七四，五，三・午後

期 首 五 第

風扇的澀味
擴散在會議桌的邊緣
師容菜色
掀唇嘗苦濃咖啡的第一口

寶保貝妹們的品學升降
成為主題

響鈴敲碎辰光的焦點
迷糊了 想思樹的綠

一九七六，八，九・午前

歷 程

幾十道透綠之光傾瀉
早晨的鬱
那建築物悠然自樹木間醒轉
擦着紅紅綠綠的忪眼

一種尖銳的鳥聲
投着弧形的標
墮沒於光的波
一種靈魂寄生的生物
遂自紙卷的霉味裏
開始被哄的深呼吸

之後成長成熟

之後

出仕於誑言的

廳堂會所

之後浮昇

之後沉淪

一九七六，七，二十二・午前

聲 跡

燕子們穿織一串一串的珠音
在檐外垂綠之間
那鬢字的景色依舊

季節如在一條綫上走索
從未落斷 年輕人
一個一個連續走過

林蔭道也補綴了
新的足跡 老邁的背影
跟着夕照一剎那消失

唉 寂寞的黑夜已在樹梢露厝
你手執着十餘年歷史的舊記
竟匆匆遺落在晚鐘的顫聲裏

一九七四，七，二十・古晉

壁牆景色

好像監獄一面的天
也有巍峨的景色

雖看不見獄外的春花絢爛
可是牆頭的一些苗綠
好像是大樹的新芽吐訊

你着意剪放幾隻小鳥
在眼瞳的園圍喳叫心聲

你以蛛網捕捉淚珠
可是僅捕到許多鱗光閃爍

傾聽鐘聲敲喪時日
你無意閉目思索
過去的璀璨景色

在那斑駁的壁牆上面展現
惹你瑟縮蕭索

一九七三，十一，十・午前

孕婦

袋藏着愛情的負擔
精卵結合的種子
移植在溫室的內裏
吸收養份而膨脹
發芽長大而成形

雖然與外界相隔僅一腹皮
但慈愛與多情的手撫觸過
那一天天鼓起的肚裏面的東西
隨主婦到市場被人猜詢
到清靜的角落
感覺內裏的氣息相通
到樹蔭下不讓陽光騷擾
到戚友的家裏宣揚
祖傳的瑰寶不日便要公開
再到醫療所受儀器探測其價值
是金瑋或是銅瓦殊難斷定
是穎果還是傻瓜仍未可知

但祇知道這是一袋珍重而又累贅
要還造物者十月債的大負擔

一九七二，六，十四



淅 瀝

一種潮濕的情緒灑落
濛濛的白和綠
織成一匹脫羈波濤上的
長嘶

路上
弄潮人
洋溢着英勇的一則往事
欲把茫茫的前路踏平
任淅瀝的蹄腳馳騁

而窗隙內
許多被囚禁的眼瞳們
也閃動點點
越獄的願望

投向遠方

一九七四，十二，二十四

七月的風

你已走過
半世紀又半載的路程

這日子
你依然在群樹下撈葉
撈那片片飛飄的願望

散聚堆疊
焚成灰燼

當黃昏雨前
風刮走了烟塵遊絲



你亦自喧譁的廳堂中逸出
腳下溜失了
一程空虛渺茫
猶記得月圓之夜
你旋轉在寂寞的街空

沒有數清星亮的閃眼
盼着盼着
月缺之夕

也許有那一顆會在黝黯裏
贈給你霎時閃亮的清輝

直至夢窗垂落
隱隱有鐘聲泛來
是在為誰敲記悼念

你也許是片落葉上的喟嘆
飄然掉落
在醒悟之境寂滅

一九七四，七，十一・夜

鄉 愁

三十載熱氣薰陶而冷縮成
像一棵移植仙人掌的仙人掌
掌刺撫摩着單調的晝夜
肌膚面龐紋刻平淡的風雨
我知道綠色的血液
已在注癢激動
當沿岸的鳥聲帶來沾雪的訊息

非雪之根植在非冰的南岸
偶然漂泊於赤道的椰子灘頭
卻患上金色風沙的迷失感
那是蓊鬱森林蒸發的濕燠
一雨成秋前後的陽光在醞釀
而我卻也關懷梅英繽紛的北方
仍下着禍害的酷雪

一九七三，一，十三・夜

界門之外

喂孩子們的聲音
而滋養他的眼瞳澄明
群臉上
原來有如此美麗的風景
倒影在他的火山湖中
猶冒着白濛濛的烟氣

他守望着日色的過濾
清水一泓結冰了
卻有一股惡流沖擊湖面的平穩

他醒轉
覺得已跌落在境外
如一塊被遺棄的界石
而孩子們的聲音
猶在耳際隱約
隱約如風
如微風

微微地送來
在界門之外的湖面泛動漣漪

一九七四，十二，十二・午前



窗

雨天
我的雨天
既沒有柳絲籠烟
也沒有湖山帶雲隱約

靠窗看天

天僅是一片灰石板
鋪築漫長的登天道
眼瞳裏的兩腳
依然畏涉荒蕪的穹蒼

無鳥跡無獸噪
樹木投影似枯草
僵斃在夾縫

石板的邊緣
若有酆都城的鱗瓦櫛比

瓦面猶冒着冷氣
恍惚也有慘號的聲音浮泛

驟然

無比巨眼的淚瀑瀉落
遮蔽窗外的一片灰綠
洪流也冲倒了憶景裏的樓閣

我伸手窗外撈着
僅撈到留在掌裏的殘珠數顆
把它綴在衣襟上
標誌着一窗雨情緬想

一九七四，二，十一・午後

詩 思

這樣你該騎着路燈的光芒去
去河畔溜躑一剎那的旖旎

似水冷寂的天穹
沒有星子小舟划過

你的筆峰倒有幾隻小鳥
飛過稀疏的樹梢

棲止在空際的綫譜上
叫聲夜已幽深

詩人啊 你心中的那幾隻小鳥
忽然也不知去向

一九七三，一，七·夜

慈母的白髮

風低喟着
白髮
誌下老態
褪色的故事
給兒孫一則
最難忘的描寫

飛揚銀光的日子
建立回憶的橋
邁伸拐杖
探前路的安穩

晚景一抹
絲絲的波紋
泛過
一幅慈愛的光采

一九七二，十一，二十九・夜

鈴 聲

每天下午
賣冰條的鈴聲
搖響孩子們的耳膜
搖來了沁冷的香
也搖出我童年的一齣感想

掏空了褲袋
縮起無從置放的手
抹下鼻頭唇角
就讓鈴聲遙遠
遙遠
遙遠地

今天我聽見鄰家孩子的
哭聲跟着鈴聲
有其媽媽手裏的
銀角
割斷了二種聲音的連續

而我也在掏出幾個銀角
喊我的女兒去買
去買冰條
以及鈴聲
可是女兒們
已有自己的銀角作響

一九七三，十一，二十五・午後



蠹 魚

蠹魚在書頁的夾縫裏
驚惶
撥尋麻麻黑點的手指發抖

星星曾垂落在
前人的觸角
摸索着遊絲
徒然斷失徑向

也有螞蟻馱着笨象的勁
好長的行列
引誘你掬醴泉而酣飲

一九七四，十一，十五・夜
翻書見蠹魚

鯨 飲

旱田驟遇豪雨
一口吸乾天露

他曾自方格的場地
移步於動物園
還揹着犁枷喘息

於是仰首引頸
鯨飲一杯清涼

鬆懈地
他恍惚看見
辰光水流裏的癭影



一九七四，九，二十七・夜

夫 子

像在戲臺上趕完幾場演唱
拖着疲憊的身子
蜷伏在化裝室的一隅
抽枝烟喝口茶的那人
據說是誨人不倦的夫子

可是今天夫子很倦了
背靠着椅背
也許緬懷着
往日
往日做過頑童的光景

一九七四，二，十一・午後

英姿猶在

以回憶的光輝
支撐晚年活趣的退役老卒
把昔日綉血的征旗
高掛在心境
依然飄揚着一面勝利的榮采

風風雨雨
漂不褪的歌聲嚎喊
我的英姿猶在
在我征服的土地上挺立

任誰也不能改變
改變他那傻子的勁態
一如一尊古代的石像
兀然呆在枯骨簇擁的荒郊
目不一瞬

一九七四，十二，十三・夜

標本一般

把陽光包裹在被窩裏隱藏
把月亮送進咖啡壺裏煮熟
把星子丟入茶杯裏攪碎
飲下一杯比酒更刺激的濃汁

孵着一身溫暖舒服肌豐骨軟
你是屬於壁櫥裏的稀有生物

人家欣賞你的是奶唇諛臉
你的生態已經釘死在標本紙上
靈魂早已遞解在冥遠的境界
剩下若有生命的外殼蝴蝶一般

你為什麼不翩翩飛去
去花叢之間呼吸春晨的鮮氣

一九七三，二，十一

粉飾人物

油價高漲
汽車簇新
吮吸地面里程
吐出烟花
赭先生
滿載愜意的現狀
飛馳而去

薪水增加了攻勢
便改其
粉刷路綫
奴顏蟄伏
室牆的一隅
畫着蝌蚪的笑臉
在銀窗
沒有別樣的聲音了



一九七四，十，二十七・夜

面具之後

投雙乳於風中
洗滌顫動的魅影
那女子該是最懂得
如何塑立貞潔的典型

他們都掛着金屬的面具
面具裏的眼瞳
卻在痛舐粉紅色的冰淇淋

往往也把修飾過的指爪
探進雪丘掩藏
也許在那柔柔的內裏
有道血脈的熱流暗涌

不動聲色的是
他們臉外臉的岸然道貌
都在殿堂的舞臺上
表演過啞劇

總也偶像一般的被供奉
而燒多炷香製造烟幕的
是那女子背後的許多衛道之士

還有什麼神秘的
愚弄塑造呢
那女子以鑽石的笑聲
劃破阻隔饑眼的玻璃

向天的眼瞳便跌落
跌落在融雪的陰流裏洗滌
像那溺斃而被撈起的卵石

而殿堂外風濤怒喝

一九七四，十一，八・夜十一時

古 董

許多人來看看老古董
也有小淘氣鑽鑽嗅塵埃

發銅綠的年代
古舊花文摩損

拓印一番
考證多時
都給專家添麻煩

鑑藏者之外
市井貨郎看過

這樣污爛
曾是丟在爛鐵堆裏的
也要標價出賣

一九八四，九，八・午後・古晉
秋節詩歌晚會一讀

潺 湲

人造雨
在伊瞳邊灑落
閃雷
刮過晴朗的臉
展翅的眉尖
卻掛上皺雲
於是氾濫
有潺湲
有嗚咽



在空際
你是沾惹淅瀝的雕像
在庭院
你閉起膠封的唇
讓舌頭假寐
靜待着
陽光

新 野

破顏

破顏的那一刻

一九七四，十一，二十・夜十一時



古 廟

紅色的廟牆

綠色的級階檐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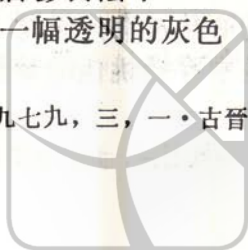
白色的爐烟瀰漫

黑裳的老婦上香跪拜

在市街旁的蒼鬱樹蔭下

雨絲蒙上那一幅透明的灰色

一九七九，三，一・古晉



鈕扣圖古

在生活圈圍的染缸中
她們被染成出色的鈕扣
扣在各形各式的袋上發光
也扣住邇末情愛的悲喜的瓣朵
以及滿懷甜或澀的果子圖案
當男子的心思被磨成針時
便在鈕孔中穿縫桃色的絲綫

一九七三，九，二十七・夜

雨 想

數小時的豪雨還不停止

就抽枝捲烟

看

雨點和樹葉

怎樣纏綿

他們說着好聽的情話

令你羨慕而妒忌的

音響

把模糊的聽覺

打進神秘的

境界

你想

黑夜直到天亮

雨

他們一群裸抱着



懸雨

催情歌似地
 哼呼着

一九七三，二，十・午前



懸雨
 亮天既直爽黑
 雨
 善成將籍一門曲

色 感

僅眼瞳為之失態的
殊色
若一瞥成熟的
紅蘋果

就是欲握在掌心
那陽光彩焙的
羞暈
欲滴
欲吻
欲咬
隨即展掌
依然留在枝上



就是如此
恒留住色感的喜悅

一九七三，一，十六・夜

音 訊

燕雛在凄寒中
齊鳴
一種警覺
天色灰黯
風斜雨細
都城的春夢未了
遠遊者
却倦於移步明媚
搜尋失落的音訊
昔日的畫樓舞影
沉於水湄
落花已隨流飄去
誰的綉鞋拋棄在泥濘
你卻追隨若飛的
小小腳印
欲在幻境裏覓回散失的
燕聲燕影

一九七四，七，二十五・午前

一山黛色

這樣輕飄的 飛流着
片片數也數不清的薄雲

當陽光眯着眼透視
我底嫩 一山黛色
恍然
揭開像披一花紗少女的臉
在我如夢中
如初醒的眸子間

清晨的風
似輕吻櫻唇的蒸潤
沾上些些少女溫軟的微妙
飄飄拂拂 拂拂飄飄
輸送絲絲幽韻 絲絲蘭芬和陶醉

我底嫩 是揚翼藍天的
輕而亮的

嵐與雲的寵兒

這時祇得含羞地送出笑顰

讓醒來又睡去 睡去又醒來的我

一眨眼

便消失伊綿綿舒展黛色的倩影

直到黑夜來

我與我底嫩卻各自佇立一方

怯怯的星光

又渺又涼 聽得出脈息的

一九七二，五，三十一・午前

和平鴿

在電視天綫架上
企立着一隻和平鴿
牠的影子不會被播送

但
我的眼簾深深地映印着
而且保持牠原來的姿態

一九七九，十，九

海 韻 海平味

在海湄

岩石裸露着胴體

搖幌着豪乳

擊昏欲酡的晚霞

海濤蜚語

一則聳動遐邇的緋聞

在深夜

海終於袒裪酣睡

做一個夢

神秘而甜蜜

她的嚙語是

一宵迷人的音樂

一九七三，四，十九・夜

窄 門

窄門之外
有一枯魂哭泣着
欲僵的管絃抖着悽音

他在落葉們的隙空
噓出一絲白氣

淒風苦雨之夕
破傘下趕路的腿腳
交替着一種節奏

一種匆遑的奔越
在自污爛面目的城鎮

他
失去箭上弦的勇氣
於是遲疑地舉起臂掌

門 牽

自投枯魂於絃索之間
絞勒

快之門牽

謀意哭裏詰一言

對喜性滋管曲斷殆

一九七四，十一，二十六・夜

空嶺曲帶葉蒼立曲

深白絃一出製



身之雨苦風悲

結繩曲湖恩不傘翅

髮黃斷一言替交

曲終曲盡殘廟

曲終曲盡殘廟

沙漠植物

贈你以仙人掌
以多刺的沙漠植物
以及一幅蛛網似的沉思

足跡在足跡裏模糊
浪花開向岩灘
開向那矯捷的人影裏

以一葉白帆引轉你凝視的眼瞳
斜陽裏可有一片霞彩
將你的寂默包緊

沒有檢貝殼的孩子了
小木屋的高腳撐着晚風
跫音在跫音裏模糊

也沒有遲歸的遊人經過
你把一盆乾癟的仙人掌捧出

將黃昏

放在階前的岩石上

澆以清水

唉 耐旱的植物

驟然若有氾濫的感覺

但乾癟的仙人掌依然乾癟

足跡依然在足跡裏模糊

你的沙漠蜃影呢

一九七四，七，一 黃昏

笑

朗朗的彩笑
在華堂的壁上掛着
它被修剪成
像裝在框框玻璃裏的東西

透視着
蝴蝶們翩翩的里程
矯飾斑駁的美
直至焦點寂默

一九七四，十一，二十九・夜

青 烟

笑

於是孤魂自冷寂的床上躍起
執着苔綠的骷髏披戴衣冠
拋給窗外的街巷一絲尖笑
立時回蕩着羨人的釣意
還有脂香的風吹過幽穴

他飄蕩到遺落汗毛的露臺
竊聽欄杆與燈影私語
欲憑星子垂睫的閃光
看清是誰和誰在換血親密
恍惚眼臉曾經輕輕擦過

之後徘徊在人影複疊的河岸
抓把腳底的污泥撒出一叢青烟
他附着青烟飄入一座荒蕪的墓園
看見墳上有個雪白的俏臉幌着
他把面龐貼近她卻變成一尊雕像

在這月夜裏
竟呆在艷鬼的轄境裏留連忘返

一九七四，四，十九・午後



夜的變奏

琴絃彈撥那人的蓬髮
彈出被虐而求饒的噎響
誰用長弓鞭醒半夜的慾念
誰是牢房狂暴的知音

壁上燈火映照魅影幢幢
魅影忽然逸窗而去
駐足樹蔭招遊魂攀談
遊魂騎着螢火蟲旋來又旋去
留下多支散花的秘曲

驚蟄偷偷地聽着
趕着未曙學吹蠱惑的笛音
和着獄牆洩出的絃響
而弄絃者已弄暈鬼門的守卒
私自開了幽府的殿門
讓萬魂逃出
於是自近及遠

淒叫不絕
一種夜的變奏
懾人的變奏

一九七三，一，五・夜十一時



晨的變奏

炫耀的
鳥瞳鳥聲
假如晨僅為他們鋪路
路擠塞

在翠綠的曦光中
一員摩托單車
掃蕩烏區的糜爛聲色
他以征服者的口吻叱喝
天空遂有幾縷黑烟飛遁

於是
工廠烟囱嘶喊
巴士多輛趕來叫殺
摩輪擦軸
人們便爬上螞蟻的座位
竊得一些精神的腐渣

也有蛱蝶蜜蜂之流亞
翩翩嗡嗡
正在欣賞自己的表演
而水牛卻馱着犁輓
不住喘嘆

你呢
真是無聊湊趣
招呼陽光過來裸裎
赤條條地
壓扁喧囂的路面



於是隙縫塵埃蠕動
於是許多隙縫許多隙縫的塵埃
擠擁隙縫
擠擁的塵埃
都是塵埃塵埃
你被擠到那裏去了

假如晨僅是一葉驚嘆號
 假如你僅是一塊沒字碑石
 逐漸被塵埃落葉埋沒鬼化
 逐漸忘記你是立椎在人的場地

一九七三，八，十・午前



雨 咒

孩子們
未潤飾的咒語
剪貼在路面的空間
在街巷
回響着
溢出胸懷的讎想

牆壁上的龜跡剝落
又刀刻數個鬼臉
嚇不倒誰的
但
各有其名字
那是
拋爛泥的
以及
瞪過眼的敵人

他們的叫喊



哭 雨

像刀刃刺穿黑影掛着的天穹
於是白色的血滴
自雲縫
裂口滴滴射落

一九七四，十一，五・午後

酒 後

杯中綻放恣意的花朵
薔薇垂披在紗裳
滿堂抹上暈紅的霞彩

那人是寂默的
在角落裏默默品賞
衆男女們唇齒的音號

你是淺飲之徒
濃艷的喜氣
窒息空蕪的胸臆

以昨日的夢
裝飾今宵的笑
你的笑是凋零的

落在杯中飄浮
飄浮着亭亭恍惚的影子
那是你捕捉不回的昔日

一九七四，七，四十七・夜

蝸 居

鑽進蝸牛殼裏生活的那人
他不覺得有隻巨腳正在旁邊經過
被踩前的他
仍頂着一身精舍巧思

世界是多麼骯髒胡鬧啊
祇是我悠然蠕動得光采
在陰暗的角落更加安全優越

誰說保持這樣的現狀不妥
誰說我在逃避你們
我原是屬於不與人爭吵的族類

我自有我的理想我的快樂
那是蝸牛贈我一殼頤養
在殼裏過過倒很愜意啊

5 月 1 日 星期一

生活在蝸牛殼裏的那人
當殼被踩碎的時候
他連呼喊一聲也來不及了
他原是屬不敢呼喊的一族

好也也留 伴寵妻親友 德井

一九七三，十三，八・夜



翻翻拍拍——代後記

因為他是一個平凡而候補不平凡的人
他不能說普普通通的話語
平凡的
有如路上的埃塵
無誰願意反顧
有如一陣風吹過
塵埃消散
人們也厭聽拍拍鞋塵的聲音

那麼說說
星子和月亮通訊的符號言語
地球上
反正沒有幾人飛上太空去截聽
就說給白紙上的黑字聽
它們雖醒着也好像睡覺
隨你去說什麼絕不反對
但是沒有反應也怪冷寂

那麼就說給自己聽聽
你說你聽
那是什麼話語
那是什麼奇妙的聲音

好像不像是詩人的話語
也不像是朗讀的聲音
也許祇是紙上的一種符號
留給蠹魚們暇時摸索

你偶然把詩集文鈔的紙頁
翻翻拍拍作響
對啦
就是這一種聲音
可留給讀者們欣賞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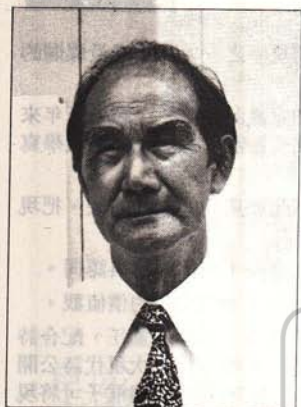
假如
拍拍翻翻都懶去做

那是他們沒有耳福
不知享受這
不平凡而平凡的佳音

一九八零年寫於古晉·洪鐘



作者略歷



洪鐘 (Horng Chung)

原名蔡鍾英

CHAI CHUNG YING

1916年生

1941年長住砂勝越至今，大馬公民。

1950年起任古晉中華中學，古晉中華第一中學教員

1978年退休。寫作書畫。

1972年起任砂星座詩數屆顧問及多屆詩獎評審員。

1980年起任砂華人社團書畫詩歌評審員。

1953年由港中華書局印行詩集《海潮集》。

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



小熊星座是在馬來西亞的天空可以望見的星座之一。其尾端最燦爛的一顆星就是北斗星。

砂勝越星座詩社即以小熊星座為社徽的圖案設計，祈望這顆千百年來為迷途者指引方向的北斗星，能同樣的為在黑夜沙漠中探討摸索的文學寫作者，牽引出自己的道路。

1971年，砂勝越星座詩社在成立慶典上舉辦本州歷史性的現代詩展，把現代詩特有的意境與內涵訴諸於視覺。

1979年，再次主辦現代詩展，進一步尋求現代詩在本州的價值與認同。

1981年，我們設立了本州的第一個文學獎，鞏固了現代文學的價值觀。

1986年，砂勝越星座詩社肩負在詩的長途上探尋了十五年的重任，配合詩社晶禧年，以「走進繆思的心靈……」為主題，主辦本州首次現代詩公開朗誦賽，打破了長久以來現代詩被指為晦澀與不能吟誦的玻璃框子，將現代詩的晶籟抖出，訴諸於聽覺。

1989年，星座詩社舉行了一項題為「詩的演繹」的綜合性朗誦表演，以舞蹈、音樂、歌唱、圖畫、書法配合現代詩朗誦，進一步把文學立體化。

1991年，星座詩社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別在十二月間推出「文學激盪」系列，期盼能激盪出更蓬勃的文學景象。

除此，砂勝越星座詩社也在1974及1981年主辦了全州性徵詩文賽，1981年籌辦古晉歷史性的文學週、1984年主辦盛大盆栽會，把「立體的畫，無字的詩」這棵中華藝術介紹及推廣到各階層。

砂勝越星座詩社先後在本州各報章負責主編的文藝副刊計有：前鋒日報的「星座」、世界早報的「創世紀」、《田》、砂勝越晚報的「協奏曲」、「魔笛」及「星座」等。

目前尚繼續刊行的有詩華週刊的「煙火」雙週刊及砂勝越晚報的「星座」雙週刊。每一年內發表於這兩個副刊的作品皆自動成為星座常年文學獎的參賽作品。每兩年的文學獎作品皆被編選成冊出版。

星座叢書

- 1 • 星座紀念刊 1
- 2 • 砂勝越現代詩選 • 李木香主編
- 3 • 星座紀念刊 2
- 4 • 悲喜劇 • 謝永就詩集 1
- 5 • 葉味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陳碧原主編
- 6 • 站卡 • 謝永就詩集 2
- 7 • 遲水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陳碧原主編
- 8 • 星籟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林武聰主編
- 9 • 貓戀 • 鞠藥如小說集
- 10 • 塑像集 • 洪鐘詩集 II



星座叢書10

塑像集

作者：洪鐘

封面：歷劫(拼湊畫)・洪鐘作1972

設計：林國水

出版：砂撈越星座詩社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出版：佳印

43A, Central Road East, 93300 Kuching.

初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版權所有







1281 93726 KUCHING

1281 93726 KUCHING

1281 93726 KUCHING







叢書 10

The Constellation

塑像集

作者：洪鐘

出版：砂勝越星座詩社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印刷：佳印

古晉 中央路東段43號A

初版：1992年12月

定價：R M 7.00